

印记

岁月穿行,随着日历上的数字一天天变化,我们即将与2024年挥手道别。此时此刻,如果问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们想,是结识了更多可敬可爱的老兵。

“一日从军,终身是兵”,这是老兵们深爱的一句话。回顾“老兵天地”这一年捧出的40多个版面、报道过的一位位老兵,我们清晰地看到,老兵们仍然像“战士”一样,前进的脚步不停,奋斗的风采依旧。

因为深爱,所以牵挂;因为牵挂,所以回眸。年终岁尾,我们邀请一年来真诚讴歌老兵的作者、真情关爱老兵的朋友,回访本年度报道过的几位老兵,聆听时光山谷里传来的“回响”。那些故事之外的故事,那些温故知新的讲述,是老兵和时间送给我们最好的“新年礼物”。

——编者



2024年,《解放军报》推出多篇稿件,报道“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的事迹。黄宗德是我所在的天津警备区河东区第四离职干部休养所一位老干部,我在他的身边工作快7年了,尽管对他的故事已经很熟悉,可每一次重温,心里依然充满感动。

生活中的黄老,不像是一位战功赫赫的英雄。他的家,所里工作人员都去过,平常人家的样子。屋里有点昏暗,电视机小而且旧。在院子里散步时,他隔着老远就和我们打招呼,脸上带着许多老人一样的慈祥笑容。

可一谈起战场上的事,黄老立马不一样了。有一次他到门诊部拿药,坐在沙发上等待的工夫,和刘医生说起战斗往事,“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住。刘医生记得,那天黄老说到有位战友肠子被打出来时,一边说一边在肚子上比画,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有一年夏天,我们请黄老给大家讲讲战斗故事。天气热,大家都劝他穿凉快的短袖,但他

回访主人公:“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

凝望那个高大身影

孟玮

坚持穿那套厚厚的老式军装。“只要身体允许,我就穿军装讲,这样才有军人的样子。”黄老说。

黄老获得“共和国勋章”后,许多亲友到他家中看望。看着大家风尘仆仆的样子,黄老有些过意不去,总觉得给大家添了麻烦。然而,听说第81集团军某旅官兵要来,他又十分激动——那是他的老部队,当年在朝鲜注字洞南山打伏荣立一等功、获评“二级战斗英雄”时,他担任的就是该旅前身部队2营5连6班班长。黄老的女儿告诉我,听说老部队来人看

望,父亲提前好几天开始准备。“年轻战友来看我,我要跟他们说些什么,才能让他们有所收获?我的经历,又能够给他们带去哪些启发?”那几天,黄老一直在思考。

与官兵代表见面那天,黄老格外兴奋。他高兴地与每一位官兵握手,招呼大家坐下,饶有兴趣地聊起军旅往事。以前黄老跟我们讲战斗故事,更多提到的是战争的残酷、战友的牺牲。这一次,他把战场教给他的经验精心总结,通过一个个真实事例,告诉老部队的官兵。

“战争是很残酷的,一定要听从指挥,有集体意识,不能自作主张。上了战场不光要勇敢,还要很机灵。你跟敌人打仗,武器装备、兵力都不如敌人的时候,你还迎着敌人去打吗?你得绕到敌人后面去偷袭他呀……”黄老生动的语言、真挚的讲述,感染着现场的每一位官兵。

道别前,官兵代表整齐地站成一排,向黄老敬上军礼。黄老立刻举起右手回敬军礼。那一刻,我看到他的眼眶中有泪光在闪动。

在干休所工作多年,在我心中,黄老的形象一直是高大的。不只是因为他本来个子就高,更基于他在不经意间传递出来的那股力量。黄老获得“共和国勋章”后,有一次接受完采访,我陪他返回的路上,他突然跟我说:“你们不要给我搞特殊,有什么规定就遵守什么规定。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以后更是要这样。”

我把黄老的话告诉所里的工作人员,大家感慨,黄老还是那个黄老。守护在黄老身边,我们感到光荣和幸福。

回访主人公:重走长征路的红军后代邓玉平

追着“星光”走向远方

杨柳青

2024年11月23日,《解放军报》刊登了邓玉平老师的文章《仰望长征,热血澎湃》。20年来,邓老师15次重走长征路,拜访了300多位老红军。在文章中,她分享了一次参加大学生新党员培训会时的感受,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新党员们听完红军故事后的心灵触动。

文章见报后,邓老师把链接发到我们“长征课题组”微信群里。大家读后都很受感动,好像重新回到了校园时代。

20年前,邓老师是我的班主任,我是她班上的团支书。2004年暑假,邓老师第一次重走长征路。在那年教师节的一场讲座中,邓老师向学校师生分享了她一路上的见闻和体会。讲座结束后,不少同学围着她问个不停。后来,邓老师组织大家成立了“长征课题组”。

邓老师的父亲邓志云是一位老红军。孩提时繁星点点的夜晚,父亲给她讲红军故事时曾说,看到天上一闪一闪的星星,就想起长征路上的战友们。这些年,邓老师也喜欢把红军比作“星星”,讲述中常常这样感叹:“抬起头来,每一颗星星都在看着我们……”

受邓老师影响,那些“星星”般的红军,对我也有一种深远的吸引力。2008年邓老师重走红25军长征路,我与她追着“星光”同行。

记得在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找到老红军苗巨明时,天已经黑了。他热情地把我们迎进窑洞,难抑激动。苗巨明13岁参加红军,随部队一路征战,右臂和右腿上都有子弹留下的伤疤。那天,他讲了很多战斗故事,告别时紧紧拉着我们的手,不舍得我们离开。

我们还遇到一个四五岁的女孩。看到她头戴红军帽、手举红旗,她好奇地跟着走了好长一段路。我牵着她的小手,告诉她红军爷爷、红军奶奶的故事。不知她是听明白了,还是被我们的热情所感染,一直在点头。未来,希望她能当地的红军故事继续讲下去。

风雨兼程,我们终于抵达延安市延川县永坪镇——红25军与西北红军会师的地方。当地群众得知我们从1500公里外的上海赶来,围着我们嘘寒问暖。当时的情景,我现在回想起来还很感动。

“长征课题组”成立后的这些年,邓老师带着我们认识了许多老红军。一次课间,老红军王泉媛给邓老师打来电话,邓老师把手机递给一个又一个同学,让我们也和她说一句。有同学问王奶奶在长征路上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她说:“孩子,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跟党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再苦再难,只要想到这个,就有了力量。”

2019年,我带着年幼的儿子,与邓老师一起拜访家在北京的女红军张文。看到我的儿子头上戴着红军帽,老人笑着拉起孩子的手,轻声说道:“小红军,小红军……”她问邓老师重走长征路的经费从哪里来,得知是自费后,让阿姨推着她进入卧室,出来时拿着一个红包。邓老师推辞不掉,出门时把红包给了我。那个红包,我珍藏至今。

成为母亲后,我经常给儿子讲红军故事,也想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孩子听。前几年,我发起组建了一支志愿服务队,大部分成员是我所在的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的居民。我们通过读红色绘本、画长征主题图画等方式,让孩子们接受长征精神的洗礼。大家还坚持为江西、湖北、云南等地的学生捐赠书籍,把爱心源源不断播撒在红军走过的地方。

今年,“长征课题组”已成立20年。当年参加课题组的同学,如今在各地工作,但组织活动时大家依然积极参加,有的特意带上儿女,有的从外地赶来。对我们而言,长征是永恒的宏大“课题”,每一次回顾和纪念,都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充电。那一闪一闪的“星光”,指引着我们走向更远的远方。

2024年3月30日,我采写的《一名老兵的“驻村答卷”》一文,刊登在《解放军报》上。文章讲述了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机关工会主席、退役军人王爱国,在定安县富文镇南埠村和九所村先后驻村时,4年时间写下300余万字驻村手记的故事。

如今,王爱国告别驻村第一书记岗位已有1年多,依然牵挂着两个村子的发展。前不久,听说他要到九所村走一走,我决定与他同行。

那天上午,我们来到九所村时,阳光洒在村头的大榕树上。几位在树下聊天的村民见到我们,热情地招呼道:“爱国书记回来啦,好久没看到你,欢迎回家!”

大家兴高采烈地说着话,九所村党支部书记符燕荣说起写王爱国的那篇文章:“我们都看到了,大家都很高兴,有好多人转发!”

村民吴其香见到王爱国很激动。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丈夫高位截瘫,自己又患有风湿病,平时洗洗涮涮要尽量避免接触冷水。王爱国驻村时了解到这家人的情况,自掏腰包买了一台洗衣机送去。“爱国书记为我们想得真细,我特别感谢您。”吴其香说。

回访主人公:写下300余万字驻村手记的王爱国

情牵我的父老乡亲

陶昱

九所村与南埠村相邻,我们还遇到来九所村走亲戚的南埠村村民符策操。他的养殖场离九所村很近,热情地邀我们去看看。养殖大棚里,一只只毛茸茸的小鹅挤在一起,一见有人靠近,纷纷“曲项向天歌”。

“这些年我做不少生意,多数都失败了。爱国书记那时候经常鼓励我,还帮忙咨询政策、联系资源,就像我的亲大哥一样。”符策操说,他现在是当地的养鹅大户,这一批鹅苗有3000多只,行情还不错。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九所村“长者食堂”。见我们进来,正在用餐的老人们开心地跟王爱国打招呼,一位叫何月林的阿姨喊他坐到自己身边。何月林今年80岁,失去丈夫和儿子后,儿媳带着孙子在外地打工。一个人在村里

生活的她,曾为一日三餐发愁。“多亏爱国书记建了这个食堂,让我每天都能来这里吃饭。他驻村的时候,常常去家里看我……”说着说着,何月林抹起了眼泪。

告别了老人们,我们继续沿着村路前行。干净的小路旁,指示牌上“九所会客厅”“食堂”“种子博物馆”的标识吸引了我的目光。王爱国说,村里这几年旅游业发展得不错。他离任后,新任驻村第一书记徐亚平和其他村干部一起,又想出许多有创意的好点子,村里人气越来越旺。

离开九所村返程的路上,我问王爱国这趟回“家”有什么感受。他面露笑容,悠悠地说:“村里越来越美,大家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作为村里的‘荣誉村民’,我真替父老乡亲高兴。”



图①:第81集团军某旅战士与黄宗德(右)交流。王中旺摄

图②:“长征课题组”成员组织活动时留影。作者供图

图③:王爱国(左)与村民交流。唐雄摄

图④:刘乾坤(左五)与群众开展社区活动时留影。受访者供图

题图左下:《解放军报》刊登的4位回访主人公事迹版面。本版制图:鹿硕



温暖回响

2024

前不久,战友雷运武退役回乡后,把他今年荣立三等功的奖金捐赠给湖南省慈善总会,此举在我们单位被传为美谈。

我给雷运武打去电话,问及原因。他的话让我心头一热:“没啥,就是单纯想做点好事,向你写过的那位老兵刘乾坤学习……”

听雷运武这么说,我不禁想起一件事。今年4月,《解放军报》刊登了《有位好人名叫“红兵”》一文后,雷运武拿着报纸找到我,问了不少文章主人公刘乾坤多年来捐款献爱心的故事。这次雷运武把立功奖金捐出去,想必捐款助人的想法,在他心里酝酿已久。

刘乾坤是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山社区居民,当过兵,退休前是一名基层干部。1972年至今,他省吃俭用,坚持向有需要的群众捐款,保存的汇款回单有4000多张。不过,他汇款时从来不用真名,用得比较多的名字是“红兵”“战友”等。

前不久,我再次拜访刘乾坤。“太好了,

回访主人公:50余年捐款助人的刘乾坤

一起画好爱心“逗号”

魏旭凯

太好了……”听说有年轻战友在自己的影响下主动献爱心,刘乾坤很高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了。”

在刘乾坤家,我看到一张他和蒙古族小伙巴音德力格尔的合影。家住新疆伊犁昭苏县的巴音德力格尔,幼年失去父母。得知巴音德力格尔面临辍学的困境,刘乾坤从2006年开始资助他上学,直到他找到工作才停止汇款。从媒体报道中得知恩人的真名后,巴音德力格尔几次提出要到乌鲁木齐看望,都被刘乾坤

婉拒了。

然而,这没能打消巴音德力格尔的念头。去年,听说水磨沟区政府为带动更多群众崇德向善,牵头成立了“刘乾坤工作室”,巴音德力格尔一直关注着工作室的动态。今年11月,知晓工作室组织一场志愿服务活动,巴音德力格尔特意赶来参加,第一次与刘乾坤见了面。

“那天他跑过来,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刘乾坤用手摩挲着照片,微笑着说,“我第一次汇款时他才10岁,现在是一米

八多的大个子,比我高出一头。这个孩子如今也加入了当地的志愿者团队,经常参加公益活动。”

这次拜访刘乾坤,我看到他的柜子里,又增加了一沓新的汇款回单。每月领到退休金后,刘乾坤依然第一时间到邮局汇出一笔笔爱心款。和以前不同的是,有时候他没空,这件事就由女儿代办。“我这么多年坚持捐款,女儿以前也有过埋怨。看到很多人在我的带动下积极参加公益活动,献出爱心,她渐渐理解了我。”刘乾坤说。

与南山社区居民交流,我发现说起刘乾坤时,许多人眼中闪着光亮。一位居民说,以前主动做好事会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如今在刘乾坤的影响下,整个社区形成一种氛围,好人好事越来越多。

“做好事,关键是发自内心的去做、坚持下去,让好人好事永远在我们身边。”刘乾坤说,未来他期盼有更多人热爱公益、投身公益,一起画好爱心奉献没有终点的“逗号”。